

世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丛书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生态语言学： 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 践行的故事

Arran Stibbe (英) 著
陈旸 黄国文 吴学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世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丛书

Ec 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生态语言学： 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 践行的故事

Arran Stibbe (英) 著
陈旸 黄国文 吴学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8-3472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 by Arran
Stibbe / ISBN: 978-0-415-83783-5 © 2015 Arran Stibbe

Authorized Licensed Edi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的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Licensed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版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汉、英 / (英) 阿伦·斯提
比 (Arran Stibbe) 著；陈旻，黄国文，吴学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8

(世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213-0380-3

I. ①生… II. ①阿… ②陈… ③黄… ④吴… III. ①语言学—生态学—汉、英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5859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解碧琰
责任校对 董一书
封面设计 贾世旭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0380-3
定 价 69.9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303800001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前言

我很高兴为拙作《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的中文版撰写前言。中国在我心中一直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探讨了中西文化中的疾病隐喻。我知道，西方常将疾病概念化为一场斗争，而中医则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如将疾病视为能量的不平衡或阻塞。正是在我的博士学习期间，我意识到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并不是唯一存在的可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如果看向他方，看向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就会发现其他故事也有可能成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也因此，我的兴趣逐渐扩展，关注人类健康以至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健康。

这本书传达的信息是，巩固工业文明基础的故事——“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消费主义”和“自然是机器”的故事——正在导致不平等和生态破坏。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可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也就是那些有助于我们重视自然、与自然合作，而不是试图与自然对垒和征服自然的故事。我相信，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故事是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这里有由庄子完美阐释的道家“无为”原则；有亲近自然、细致观察自然的山水作家与画家；有孟子对“人性善”的信仰；还有《道德经》规劝人们顺应自然而非背离自然的忠告。我鼓励读者深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运用生态语言学的工具和技巧来揭示有助于人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的故事。这个任务是最迫切、最重要的。虽然世界各国都在承受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国土面积之广，工业化速度之快，生态问题在中国尤为严重。中国也有巨大潜力来引领世界保护和维持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以此满足每个人的生态文明需求。

生态语言学最令人兴奋和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其在中国受到了重视并获得了快速发展，这其中起领衔作用的有华南农业大学的黄国文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何伟教授以及王文斌教授，但也有其他许多学者参与其中。

2016年，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中国首个生态语言学研究所以，并设立了首个语言生态学学科博士点；此后，中国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的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分别在华南农业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华南农业大学举办了两期由国内外著名学者授课的生态语言学讲习班；《鄱阳湖学刊》开辟了三期生态语言学专栏；中国生态语言学学会成立；有关学者刊发了大量的生态语言学文章；进一步的国际学术活动正在筹备之中。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每一位参与者都应该得到祝贺。

当然，任何一门学科都蕴含着创作者的文化视角，生态语言学也不例外。因此，有必要创造出适应中国语境的生态语言学形式，并将中国传统思想的感悟直接融入其理论和实践框架中。为此，黄国文教授与其他学者共同建构了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框架。以下是黄国文教授对和谐话语分析的总结：

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都局限于人类社区团体的范畴，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和谐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层面的和谐，尝试探究语言在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探讨如何通过语言的选择来理解、调整、维持和/或加强特定社会中的关系。这突出了语言的使用在解决生态问题中的重要性。

和谐话语分析和生态语言学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如此重要，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语言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而没有考虑社会所嵌入的更大的生态世界——一个有动物、植物、河流、海洋、土壤和雨水的生态世界。但是，由于语言与更大的生态系统相互塑造，只有将更广泛的生态考虑在内，才能使语言学成为一门更为准确的学科。其次，随着生态系统日益恶化，我们的生命、我们下一代的生命以及无数其他生物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将更广泛的生态考虑在内是十分必要的。

我要感谢黄国文教授主导翻译本书，感谢他在中国以及国际上为生态语言学界所做的一切贡献。我还要感谢所有加入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的中国学生和研究者，他们非常热情地参与了

《生态语言学》的免费在线课程 (<http://storiesweliveby.org>), 并通过与我直接联系, 分享了他们对生态语言学的热忱和激情。

阿伦·斯提比

英国格罗斯特大学 生态语言学教授

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召集人

2018 年 2 月 10 日

目 录

前 言.....	v
第一章 绪论.....	1
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	3
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	7
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学”.....	10
生态观.....	11
本书的生态观.....	15
本书的结构.....	17
关于语料和术语的说明.....	20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话语.....	25
破坏性话语.....	27
中性话语.....	32
有益性话语.....	34
方法.....	38
新古典经济学话语.....	40
第三章 框架与构架.....	53
发展的构架.....	62
第四章 隐喻.....	73
隐喻：公司是人.....	87
第五章 评估与评价模式.....	97
评价与天气.....	112
第六章 身份.....	124
《时尚健康（男士版）》杂志中的身份、性别与身体.....	138

第七章 信念与真实性模式	149
反气候变化运动中的真实性	162
第八章 删略	170
生态系统评价语言中的删略	181
第九章 凸显与提醒	188
新自然文学中的凸显	202
第十章 结语	212
理论	213
评论	218
集合	222
附录	225
附录一：语料来源	225
附录二：斯提比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	233
附录三：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阿伦·斯提比教授访谈录	244
附录四：两封贺信	254
附录五：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纪要——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中西交流与对话	256
译者后记	263

第一章 绪论

不同的故事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改变个人或民族信奉的故事，就是改变个人和民族本身。

(Ben Oki 1996: 21)

故事具有巨大的创造力。我们通过故事来协调人类行为、集中注意力、明确意图、定义角色、区分轻重缓急甚至辨明真伪。

(Charles Eisenstein 2011: 2)

首次接触生态语言学时，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这门学科既涉及生态，也涉及语言，但这两个领域乍看之下完全没有交集。我们不妨这样来看：由于语言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如广告语能够鼓动大家消费破坏环境的非必需品，自然文学能够鼓励读者尊重自然——因而语言可以通过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其行为方式，促使人类破坏或保护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生态语言学对破坏生态的语言形式展开批评，同时有助于我们发现激发人类保护自然世界的新的语言形式。尽管这只是表层解释，但至少开始把人们头脑中两个不同的领域——语言和生态——联系起来；让大家意识到二者并非毫无交集。

生态语言学的内涵远不止于此。首先，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路向、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非常多元。其次，生态语言学分析不仅仅只对广告或自然文学等单个语篇进行评论。生态语言学探讨更为普遍的语言范式，这些范式影响人们观世和处世的方式；生态语言学研究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那些影响我们行为并且深藏于当前生态挑战中的思维模式。其中，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利用与征服自然、利益与成功等主题相关的故事尤为重要，这些故事对我们如何看待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影响深远。正如托马斯·贝里 (Berry 1988: 123) 所言：

我们现在之所以深陷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故事。我们处在新、

旧故事“青黄不接”的时代：古老的故事讲述了世界的发展历程以及人类的适应过程，这样的故事已不再适用于当下；然而我们尚未学到新的故事。

与托马斯·贝里当时所处的年代相比，现代人对新故事的诉求更为迫切，但我们仍未学会新的故事。

生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在于：我们的思维、理念、观念、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影响了我们对待人际关系和自然世界的方式；而语言塑造了我们所有的思维模式。正是借由语言，各种经济体系得以建立；但当这些体系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给人类造成巨大痛苦时，人们又通过语言对其进行抵制，然后建立新的经济体系。正是借由语言，人们树立了消费主义的心态，有了囤积物品的生活习惯；还是借由语言，人们抵制了消费主义，意识到要“实现更多而不是拥有更多”。正是因为语言，自然沦为人类心中可征服的事物或资源；也是因为语言，人类被鼓励去尊重和关爱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佛朗哥·贝拉尔迪（Berardi 2012：157）在评论金融结构的破坏性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时指出：

只有语言行为才能使我们看到并创造出新的人类状态，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野蛮和暴力；只有逃离金融资本主义技术自动化的语言行为，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活状态。

语言学为我们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语篇提供了分析工具，并塑造了我们所属的社会。这些工具能帮助我们揭示蕴含在语篇字里行间的故事。一旦揭示出这些故事，我们便可以从生态视角对其进行审视：这些故事是在鼓励人们破坏还是保护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呢？如果是鼓励破坏行为的故事，就应该被抵制；如果是鼓励保护行为的故事，就需要我们提倡。

本书意在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各种理论整合成一个语言学框架，用来揭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并建立一个评判这些故事的生态框架；同时把语言学和生态学框架付诸实践，分析源自生活不同领域的各类语篇。

本书基于一个重要前提：生态语言学对于揭示、质疑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我们寻找新的可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只有具有不同背景的人都来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不管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还是个人探索——本书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本书的适用对象包括语言学家、地理学家、

生物学家以及各领域专家，还包括不同层次的学生、教育者、企业中负责可持续发展的主管、环保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些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识之士。此外，对工业社会以及非可持续社会提出质疑和改进方法的所有同仁，都是这本书的读者。

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

有证据表明，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需要我们做出更明确的回应。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人类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来解决各种孤立的问题，而要考虑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缺失、疏离自然以及社团缺失等问题逐渐对工业社会所依据的基本故事提出了质疑。

大卫·科滕（Korten 2006：248）总结出西方帝国文明的四大核心故事，认为它们具有深远的生态意义：“繁荣故事”使人对物质和金钱更加崇拜；“圣经故事”使人忽略现实，却更关注身后事；“安全故事”建立了军警力量，政府以此维护统治关系；“世俗故事”使生活沦为物质和机器。科滕认为这些故事是社会不公的根源，且导致了生活的异化和环境破坏。切特·鲍尔斯描述了“个人主义、进步、经济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被概念化和道德合法化的过程”。他认为，此类故事提出了“一种生态上不可持续的深层文化假设”。保罗·金斯诺斯和道格尔德·海因（Kingsnorth and Hine 2009）认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最危险的故事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故事，即人类注定成为万物之首，不必囿于对其他低等生物的种种限制”的故事。

然而，这些“故事”并不是通常叙事意义上的故事。它们不是小说里的故事，不是孩子们的睡前故事，不是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分享的故事，也不是演讲中的奇闻轶事。但在各种常见语篇中，我们总能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些故事的身影——新闻报道中圣诞节商品销售量下降的“坏消息”，航空公司利润上升的“好消息”，以及鼓吹能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但实则并无用处的产品广告。在工业社会常见的写作和演讲方式背后，是关于经济无限增长的故事。这些故事

不仅认同经济无限增长的可能性，更视其为社会目标——经济无限增长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积累非必需品以达到自我完善，是为了进步与成功（狭隘地根据技术创新和利润创造来定义的进步与成功），是为了自然（成了与人类分离的、有待开发利用的资源库的自然）。

上述例子展示了故事在语篇中展开的方式。2013年，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纪录片《人之为人》，其官网上有这样的文字：

- 是什么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之为人？爱丽丝·罗伯斯教授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ML12，详见附件）。

这其中隐含着两种故事：人类生活于动物世界之外，即人类不是动物；是人与动物的差异而不是共性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在这部纪录片中，罗伯斯教授没有采纳第一种观点，而是采纳了第二种：

- 身体、基因和大脑的差异将人们区分开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何在？
- 迈克尔设计了一个实验，并相信该实验揭示了人有别于黑猩猩的某一具体行为，它使我们成为一个物种，并真正成为人类。（参看 ML13，摘自《人之为人》）。

以上两段引用均未直接表明“人与动物的差异使我们成为人类”，却认为这是将第一段的两个问题与第二段的三个并列观点进行语义联系的必要背景故事。这个故事很常见，很多人在不同语境下讲述过类似的故事。例如，诺姆·乔姆斯基（Chomsky 2006：88）曾写道：

我们研究语言时接触到的某些东西或可称为“人类本质”，即思想特性，据目前所知这是人类所特有的。

这里使用同位关系（两者位置并列，概念等同）表明，人的本质即人的独特性。原文中 human essence（人类本质）前有定冠词 the 修饰，强调了人类这种特性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性”的观点只是其中一种故事，还有可能存在其他故事。关注人类与动物的差异性的危险在

于，这会掩盖人与动物拥有情感、具身性和社会纽带等重要共性的事实；最为重要的是，这会令我们忽视人类和动物都必须依赖于其他物种和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事实。瓦尔·普拉姆伍德（Plumwood 2007）强烈批判这种故事：

可以说，秉持人类和自然与其他动物大有不同的观点，既是西方文化的显著特点，也代表了一种失败的生态观。这种观点有时也被称为“人类优越论”。与其他文化观相比，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可以更无情地（有人称其更高效地）剥削自然、剥削他人，地球因而也就由人类这样一种高能的、具有破坏力的生命体所统治。

面对当前的生态挑战，我们在寻找解决途径的过程中，可能不得不探索、反思构成我们文化基础的某些基本故事，包括关于我们是谁的故事。

本书研究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将生态语言学各种分析方法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框架。生态语言学家在审视意识形态、隐喻、框架以及其他认知现象和语言学现象时，其实是在揭示塑造人类生活以及塑造人类生活的社会的种种故事。

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是一种叙述语篇，具备清晰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发生在一定时间内。读者面对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时，可以根据其结构和语境加以识别，视其为对我们周围世界的一种可能的看法和解读。

然而，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与此不同。我们身处其中，没有刻意选择，也未必意识到了它们是这类故事。它们出现在我们日常所见语篇的字里行间：新闻报道、广告、朋友交谈、天气预报、使用指南以及课堂教材。它们出现在诸如教育、政治、职业、医药、法律以及其他机构语境之中，而并未被称为“故事”。

金斯诺斯和海因（Kingsnorth and Hine 2009）对“人类中心主义故事”如此评价：“这种故事之所以如此危险，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忘记了它是故事。”大卫·洛伊（Loy 2010：5）也有类似说法：“我们把故事当作我们亲历的世界，却没有意识到故事只是故事而已”。乔安娜·梅西和克里斯·约翰斯通（Macy and Johnstone 2012：15）认为，“商业常态”故事把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看作社会进步的途径，“当你生活在这种故事之中，很容易相信事情就是如此”。我

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却只间接出现在这个社会流行语篇的字里行间。因此，故事不会直接显现出来，需要我们去揭示并对其进行批评分析，涉及不公正和环境破坏的故事还需要对它们进行抵制。

玛丽·米奇利 (Midgley 2011: 1) 称这种意义上的故事为“我们信奉的神话”，这里“神话”指“想象的模式和有力的象征网络，是一种解读世界的具体方式”。金斯诺斯和海因 (Kingsnorth and Hine 2009) 交替使用了“神话”和“故事”两个术语：“我们意图挑战构筑人类文明的故事：进步的神话、人类中心论神话以及脱离‘自然’的神话。”玛格丽特·罗伯逊 (Robertson 2014: 54) 用意义相似的“范式”来代指“一种理解世界的根本体系，一组阐明观世之道的、连贯的假设和概念”。罗伯逊尤为关注“经济增长”范式，她这样描述道：“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范式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且自二十世纪以来其地位已牢固确立”。贝拉尔迪 (Berardi 2012: 131) 在强调经济模式周期性的时候使用了“复现”一词，用来指社会上流行的、具有训育社会功能的行为和标志不断重复，例如“工厂复现”、“工资复现”、“生产线复现”等。他坦言：“我们现在需要的复现是将个体存在从社会竞争和社会生产游戏中解脱出来的复现” (Berardi 2012: 146)。丽贝卡·马库斯维茨等人 (Martkusewicz *et al.* 2011: 66) 在书中提出了“根隐喻”的说法，即“人们形成和秉持的一种‘原本就该如此’的世界观……这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构成了一个人的态度、关系和行为”。

由此看来，“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是一个专业术语，表达的内涵与前几位作者所说的神话、范式、复现和根隐喻等表述相似。具体而言，本书对“故事”和“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定义如下：

故事是个体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感知。

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指某种文化环境中众人头脑中的故事。

认知结构是存在于个体头脑中的思维模式，如认为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并优于其他动物，或认为人类被环境包围的思维模式。重要的是，某些思维模式之所以在某种文化中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这些模式很可能对这种文化如何处理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们存在于大脑中，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检测，但我们可以通过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来感知其存在及其结构线索。

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显然不仅体现在口头表达之中，还体现在写作、唱歌、绘画、摄影、录像、着装以及其他自我表达的具体方式中。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语言，但其他表达方式亦不容忽视。

重要的是，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如果视自然为资源，我们很可能对其加以开发利用；如果视经济增长为首要政治目的，我们就很可能会忽略大众福祉以及供养万物的生态系统。本书认为，生态语言学要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某些隐含故事，然后详细研究其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对提倡尊重、爱护生态系统的故事，我们要大力推广；而对鼓吹破坏生态的故事，我们要坚决抵制。

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

人类优越性故事是人文学科过往研究中的中心议题。传统的研究范围包括理性、语言、历史、宗教、文化和文学，这些既是人类和动物的差异，同时也是人类优于动物的隐性因素。大卫·奥尔（Orr 1992: 145）甚至认为，“过去五百年来，我们的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及人文学科都致力于加强或宣扬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然而，当人们认识到实现生态与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便出现了“生态转向”；人们不再孤立地看待思想、人类、社会、文化、宗教等研究对象，而将其视作更广泛的自然世界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关学科的各项研究因此变得更精准。因为毫无疑问，人类的思维、文化和人类社会起源于自然世界、形成于自然世界，同时又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更具实际意义的是，在解决某些严重的生态问题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有了用武之地，如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生物多样性缺失、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水源枯竭、能源安全、化学污染、疏离自然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既催生了以上难题，同时又因为这些问题而不断产生。

生态转向历经生态批评（Garrard 2014）、生态诗学（Knicherbocker 2012）、生态女性主义（Adams and Gruen 2014）、生态心理学（Fisher 2013）、生态社会学（Stevens 2012）、政治生态学（Robbins 2012）和环境交际学（Cox 2012）

等学科的兴起。环境交际学的关注点别有不同，它整合了不同的研究，正如特玛·米尔斯坦等人（Milstein *et al.* 2009：344）所述：

（环境交际学）以交际活动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主题，将研究和理论结合起来。该领域的学者尤为关注人与自然的沟通方式，他们认为，在人为危机肆虐的今天，这种交际活动意义深远。

关于生态批评，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Glottfelty 2014）这样写道：

所有的生态批评都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息息相关并相互影响。生态批评主义研究的是自然与人类文化，特别是与文化产品，与语言和文学的相互关联……多数生态批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动机：人类意识到自己已经步入环境极限时代，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基本生命维持体系已经造成了破坏。这令人类感到惶恐不安。

“生态语言学”又是什么情况呢？可以肯定地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人使用“生态语言学”一词（Fill and Muhlhausler 2001：1），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艾纳·豪根（如Haugen 1972）已开始把“生态学”引入到其语言学专著中。“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在一系列研究模式和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有些研究路向及领域和人文社科“生态转向”的关系更为密切。

“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描述语言交互和语言多样性的研究，如户外路标语篇研究、关于环境的语篇分析、语言中的文字如何指代特定环境中的事物研究、国际学校中小学生的语言混杂现象研究、某个地理区域的方言研究以及涉及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路向源自对“生态”概念的不同理解，包括广义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狭义的“环境主义”。

苏内·沃克·斯特芬森和阿尔温·菲尔（Steffensen and Fill 2014：7）从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向中归纳出对生态学的四种解读：第一种解读认为语言存在于符号生态中，不同的语言在特定场景相互交汇；第二种解读认为语言是社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语言塑造了社会和文化；第三种解读认为语言和认知生态相关，生物的认知能力影响其适应自然的方式；第四种解读认为自然生态涉及语言与生物环境和物理环境的关系。正是针对最后一种生态形式，斯特芬森和菲

尔 (Steffensen and Fill 2014: 9) 提出了一个出现在本书中的关键问题: “语言形式会影响到人类及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福祉吗?”

本书中的“生态”是一个生态科学概念, 指生物之间、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生物为重点并不意味着要忽视人类, 因为虽然生态科学研究有时会聚焦于大自然中远离人类影响的动植物, 但毕竟人类也是生物体, 也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 人类生态 (Gare 2002) 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 它指的是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语言、文化、人类认知、故事和语篇在人类生态中具有重要地位, 影响了人类行为, 因而也影响到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方式。

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 便无需再将生态细分为“自然生态”(将人置于自然之外)和“象征生态”(认为生物间的交互方式与符号间的交互方式相同); 也无需再细分出“社会文化生态”和“认知生态”。我们不妨这样理解, 因为社会文化力量和认知影响人类行为, 因而会对相互作用的生物生态造成影响。例如, 对于一则环境法律条文, 与其认为它存在于“符号生态”里, 不如通过看该法律条文是否真正影响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态度, 来判断它对自然生态的实际影响。

生物体之间存在许多种相互作用的形式, 但生态学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形式, 即那些延续生命所必需的形式。正是因为生态和生命存续之间存在关联, 所以“生态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常常带有规范性(道德)取向——保护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保罗·罗宾斯 (Robbins 2012: 19) 认为, 尽管某些生态学形式掩盖了其规范性, “但不管它们的观点多么客观, 非政治生态学仍具有隐性的政治性”。罗宾斯本人的政治生态学形式就具有“更鲜明的规范性目标, 对于研究假设也更直言不讳”。生态语言学研究有规范性目标, 就像医学致力于健康、保护生物学致力于保护物种免于灭绝一样。本书的规范性目标将在后面的小节“生态观”中进行讨论, 但我们现在可以说, 本书中生态语言学的“生态”指的是: 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命维持关系, 其规范性目标是保护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赖以幸福生存的系统。